# 唐書合鈔

#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七



竇參 族子申　　齊映

劉滋 父貺　從兄贊　　盧邁

崔損　　齊抗

竇參字時中工部尚書誕之元孫父審言聞喜尉以參貴贈吏部尚書參習法令通政術性矜嚴強直而果斷少以門蔭累官至萬年尉時同僚有直官曹者將夕聞親疾請參代之會獄囚亡走京兆尹按直簿將奏參遽請曰彼以不及狀謁參實代之宜當罪坐貶江夏尉人多義之累遷奉先尉縣人曹芬名隸北軍芬素兇暴因

醉毆其女弟族人新書作父案下文父由子死句則當從新書作父非族人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參捕理芬兄弟當死衆官皆請俟免喪參曰子因父生父由子死若以喪延罪是殺父不坐也皆正其罪而杖殺之一縣畏伏轉大理司直按獄江淮次揚州節度使陳少遊驕蹇不郊迎令軍吏傳問參正辭讓之少遊悔懼促詣參參不俟濟江還奏合旨時婺州刺史鄧珽坐贓八千貫珽與執政有舊以會赦欲免贓詔百僚於尚書省雜議多希執政意參獨堅執正之以法竟徵贓明年除監察御史奉使按湖南判官馬彝獄時彝舉劾令贓罪至千貫爲得罪者之子因權倖誣奏

彝參竟白彝無罪彝實能吏後累佐曹王皐以正直强
幹聞參轉殿中侍御史改金部員外郎刑部郎中侍御
史知雜事無幾遷御史中丞不避權貴理獄以嚴稱數
蒙召見論天下事又與執政多異同上深器之或參決
大政時宰頗忌之多所排抑亦無以傷參然多率情壞
法初定百官俸料以嘗爲司直黨其官故給俸多於本
寺丞又定百官班秩初令太常少卿在左右庶子之上
又惡詹事李昇遂移詹事班退居諸府尹之下甚爲有
識所嗤尋兼戶部侍郎時京師人家豕生兩首四足有
司欲奏參曰此爲豕禍安可上聞命棄之是時郊牛生

犢有六足者太僕卿周皓白宰相請奏李泌亦戲答以遺之故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子正儀請襲封參大署尚書省門曰陳少遊位兼將相之崇節變艱危之際君上含垢未能發明愚子何心輒求傳襲正儀懼不敢求封而去時神策將軍孟華有戰功爲大將軍所誣奏稱華謀反有右龍武將軍李建玉前陷吐蕃久之自拔爲部曲誣告潛通吐蕃皆當死無以自白參悉理出之由是人皆屬望明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使每宰相開日於延英召對諸相皆出參必居後久之以度支爲辭實專大政參無學術但多引用親黨使

居要職以爲耳目四方藩帥皆畏懼之李納既憚參餽遺畢至外示敬參實陰間之上所親信多非毀參竇申又與吳通元通犯事覺參任情好惡恃權貪利不知紀極終以此敗貶參郴州別駕貞元八年四月也參至郴州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千疋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參有隙遂具以聞又中使逆士寧使於路亦奏其事德宗大怒欲殺參宰相陸贄曰竇參與臣無分因事報怨人之常情然臣忝宰衡合存公體以參罪犯置之於死恐用刑太過於是且止尋又遣中使謂贄等曰卿等所奏於大體雖好然此人交結中外其意難測朕尋

罪狀其事灼然又覽參在彼與諸戎帥交通社稷事重卿等速進文書處分贊奏曰臣面承德音許奉密旨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參常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既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懸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遙所宜重愼竇參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受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天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

尙昧結構之由況在衆流何由備悉忽行峻罰必謂寃
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鞫則恐難定罪名
乞留睿聰更少詳度竇參於臣素亦無分陛下固以明
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
刑典不濫於淸時君道免虧於聖德乃再貶爲驩州司
馬男景伯配泉州女尼眞如隸郴州其財物婢妾傳送
京師參時爲左右中官深怒謗沮不已未至驩州賜死
邕州武經鎭時年六十
竇申者參之族子累遷至京兆少尹轉給事中參特愛
之每議除授多訪於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中所至

人目之為喜鵲德宗頗聞其事數誡參曰卿他日必為申所累不如出之以掩物議參曰臣無強子姪申雖疎屬臣素親之不忍遠出請保無他犯帝曰卿雖自保如衆人何參固如前對申亦不悛兵部侍郎陸贄與參有隙吳通微弟兄與贄同在翰林俱承德宗顧遇亦爭寵不協金吾大將軍嗣虢王則之與申及通微通元善遂相與傾贄考貢舉言贄考貢舉不實通元取宗室女為外婦德宗知其毀贄且令察視具得其姦狀乃貶則之為昭州司馬吳通元為泉州司馬竇申為道州司馬不旬日貶參郴州別駕即日以陸贄為宰相明年竇參再

貶驩州德宗謂陸贄曰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細微不比竇參便宜商量處置所有親密並發遣於遠惡處贄奏曰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宏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仁煦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申竇榮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從輕參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沮勸竇榮與參雖非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

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之並除名配流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茍無高節出衆何能特立不羣竇參久塵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或序於中表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常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況竇參罷斥殆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臣等商量除與竇參陰謀邪事外一切不問詔從之由是中等得配流

嶺南既賜參死乃杖殺申諸竇皆貶榮得免死
齊映瀛州高陽人父珬試太常少卿兼檢校工部郎中
映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授河南府參軍滑亳節度使
令狐彰辟為掌書記累授監察御史彰疾甚映草遺表
因與謀後事映說彰令上表請代令子建歸京師彰皆
從之因妻以女彰卒後兵亂映脫身歸東都河陽三城
使馬燧辟為判官奏殿中侍御史建中初盧杞為宰相
薦之遷刑部員外郎會張鎰出鎮鳳翔奏為判官映曰
辦頗更軍事數以論奏合旨尋轉行軍司馬兼御史中
丞德宗在奉天鳳翔逼於賊泚鎰懦緩不曉兵家事部

將有李楚琳者慓悍兇暴軍中畏之乘間將謀亂先數日映與同列齊抗覺其謀乃言於鎰請早圖之鎰不從映言乃示其寬大召楚琳語之曰欲令公使於外楚琳恐是夜作亂乃殺鎰以應泚軍中多為映指道故得兒因赴奉天行在除御史中丞與元初從幸梁州每過險映常執轡會御馬遽駭奔跳頗甚帝懼傷映令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帝問其故曰馬奔蹶不過傷臣如捨之或犯清塵雖臣萬死何以塞責上嘉獎無已在梁州拜給事中映白晳長大言音高朗上自山南還京常令映侍左右或令前馬至城邑州鎮俾映宣詔令帝益親信

之其年冬轉中書舍人貞元二年以本官與左散騎常侍劉滋給事中崔造同拜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封河間縣男滋以端默雅重寡言映謙和美言悅下無所是非政事多決於造無幾造疾病映當國政乘間亦敢言事時吐蕃數入寇人情搖動且言帝欲行幸避狄映奏曰戎狄亂華臣之罪也今人情恟懼謂陛下理裝具糗糧臣聞大福不再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俯伏流涕上亦為之感動時給事中袁高忤旨映連請為左丞御史大夫映於東都舉進士及宏詞時張延賞為河南尹東都留守厚映及映為相延賞罷相為左僕射數畫時事令映行之

及爲所親求官映多不應延賞怒言映非宰相器三年正月貶映夔州刺史又轉衡州七年授御史中丞桂管觀察使又改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映常以頃爲相輔無大過而罷冀其復入用乃掊斂貢奉及大爲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缾高者五尺餘李兼爲江西觀察使乃進六尺者至是因帝誕日端午映爲缾高八尺者以獻

貞元十一年七月卒時年四十八贈禮部尚書謚曰忠

劉滋字公茂左散騎常侍子元之孫父貺開元初爲左拾遺父子仍代爲史官貺依劉向說苑撰續說苑一十卷以獻元宗嘉之滋少以門蔭調授太子正字歷進水

令吏部侍郎楊綰薦滋堪爲諫官拜左補闕改太常卿<br>卿字疑誤復爲左補闕辭官侍親還東都河南尹李廙署奏<br>功曹參軍無幾丁母喪服除遷屯田員外郎轉司勳員<br>外郎判南曹勤於吏職孜孜奉法遷司勳郎中累拜給<br>事中從幸奉天轉太常少卿掌禮儀興元元年改吏部<br>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蝗旱穀價<br>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br>時稱舉職貞元二年遷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br>事在相位無所啓奏但多謙遜廉謹畏慎而已三年正<br>月守本官罷知政事四年復爲吏部侍郎六年遷吏部

尚書賓參以宰相爲吏部尚書換刑部尚書無何御史臺劾奏滋前在吏部選人渝濫詔奪金紫階御史中丞韋貞伯劾奏吏選不實滋覆疏姦吏因得爲姦詔與侍郎杜黃裳奪階滋有經學善持論性廉潔刻苦嫉惡掌選多所發摘吏代詐僞者尤畏之十年十月卒時年六十六贈陝州大都督諡曰貞

滋從兄贊大厤中左散騎常侍彙之子少以資蔭補吏累授鄴縣丞宰相杜鴻漸自劍南還朝途出於鄴贊儲供精辦鴻漸判官楊炎以贊名儒之子薦之累授侍御史浙江觀察判官楊炎作相擢爲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人捃拾橡蘘間猛獸將噬之幼女號呼搏獸而

救之母子俱免宣歙觀察使韓滉表其異行加金紫之
服再遷常州刺史韓滉入相分舊所統爲三道以贊爲
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贊在宣
州十餘年贊祖子元開元朝一代名儒父蘋博涉經史
唯贊不知書但以強猛立威官吏畏之重足一迹宣爲
天下沃饒贊久爲廉察厚斂殖貨務貢奉以希恩子弟
皆虧庭訓雖童年稚齒便能侮易驕人人士鄙之貞元
十二年卒時年七十贈吏部尚書

盧邁字子元范陽人少以孝友謹厚稱深爲叔舅崔祐
甫所親重兩經及第歷太子正字藍田尉以書判拔萃

授河南主簿充集賢校理朝臣薦其文行遷右補闕侍御史刑部吏部員外郎邁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江介屬蝗蟲歲飢懇求江南上佐由是授滁州刺史入爲司官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累上表言時政得失轉給事中屬校定考課邁固讓以授官日近未有政績不敢當上考時人重之遷尚書右丞將作監元亘當攝太尉享昭德皇后廟以私忌日不受誓誡爲御史劾奏詔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邁奏狀曰臣按禮記大夫士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又按唐禮散齋有大功之喪致齋有周親喪齋中疾病即還家不奉祭事皆無忌

日不受誓誡之文雖假寧令忌日給假一日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今直以假寧常式而違攝祭新命酌其輕重誓誡則祀事之嚴校其禮式忌日乃尋常之制詳求典據事緣薦獻不宜以忌日爲辭由是亘坐罰俸邁九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餘遷中書侍郎時大政決在陸贄趙憬邁謹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而友愛恭儉邁每有功緦喪必容稱其服而情有加焉叔下邽令休沐過家邁終日與羣子姪均指使無位貌之異邁從父弟迅爲劍南西川判官卒於成都歸葬於洛陽路由京師邁奏請至城東哭於其柩許之近代宰臣多自以爲崇重三服之親或不過從而弔臨而邁

獨振薄俗請臨弟喪士君子是之十二年九月遘於政事堂中風肩輿而歸上表請罷官不許詔宰臣就第問疾自是凡五上表堅乞骸骨詔曰卿操履貞方器識淹茂自居台輔益見忠淸方藉謀猷遽嬰疾疹歲月滋久章表屢聞陳請再三撝謙難奪且備養賢之禮宜遂優閑之秩告免之誠雖爲懇至俯從來奏良用憮然乃除太子賓客貞元十四年卒時年六十贈太子太傅賻以布帛遘再娶無子或勸畜姬媵對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後以從父弟子紀爲嗣

崔損字至無博陵人高祖行功已後名位卑替損大厯

末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科授祕書省校書郎再授咸陽尉外舅王翃爲京兆尹改大理評事累遷兵部郎中貞元十一年遷右諫議大夫會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憬卒中書侍郎平章事盧邁風病請告戸部尙書裴延齡素與損善乃薦之於德宗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給事中趙宗儒同日知政事並賜金紫初二相有故旬日中外顒望名德損比無聲實及制下之日中外失望性齷齪謹愼每延英論事未嘗有言十四年秋轉門下侍郎平章事是歲以昭陵舊宮爲野火所焚所司請修奉昭陵舊宮在山上置來歲久曾經野火燒

焚摧毀略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供水稍遠百姓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創冀久遠便人又爲移改舊制恐禮意未周宜令宰臣百僚集議議者多云舊宮既焚宜移就山下上意不欲遷移只於山上重造命損爲八陵修奉使於是獻昭乾定泰五陵造屋五百七十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唯建陵仍舊但修葺而已所緣陵寢中牀褥帷幄一事已上帝親自閱視然後授損送於陵所損以久疾在家賜絹二百匹以爲醫藥南北兩省清要損皆歷踐之在位無稱於人者身居宰相母野殯不言展墓不議遷

祔姊爲尼沒於近寺終喪不臨士君子罪之加以過爲恭遜接見便僻不止於容身而巳自建中巳後宰相罕有久在位者數歲罪黜損用此中上意竊大任者八年上亦知物議鄙其持祿取容然憐而厚之貞元十九年卒贈太子太傅諡曰靖賻布帛五百端米粟四百石

齊抗字遐舉天寶中平陽太守澣之孫父翶一命畢官卒以抗貴累贈國子祭酒抗少隱會稽剡中讀書爲文長於牋奏大歷中壽州刺史張鎰辟爲判官明閑吏事敏於文學鎰甚重之建中初鎰爲江西觀察使抗亦隨在幕府三年鎰自中書侍郎平章事出鎮鳳翔奏抗爲

監察御史仍爲賓佐幕中籌畫多出於抗德宗在奉天鹽爲李楚琳所害抗奔赴行在拜侍御史旬日改戶部員外郎宰相蕭復爲江淮宣慰使以抗爲判官德宗還京大盜之後天下旱蝗國用盡竭鹽鐵轉運使元琇以抗有才用奏授倉部郎中條理江淮鹽務貞元初爲水陸運副使督江淮漕運以給京師遷諫議大夫爲處州刺史歷蘇州轉漳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入爲給事中又爲河南尹歷秘書監太常卿代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先時每年吏部選人試判別奏官考覆第其上下既考中書門下覆奏擇官覆定復以

爲例抗乃奏曰吏部尚書侍郎已是朝廷精選不宜別差考官重覆其年他官考判訖俾吏部侍郎自覆是歲遂除考判官蓋抗所論奏也故事禮部侍郎掌貢舉其親故即試於考功謂之別頭舉人抗亦奏罷之尋奏省諸州府別駕田曹司田官及判司之雙曹者復省中書省驅使官及諸胥吏尋加修國史抗雖讀書無遠智大略凡爲官必求至精末乃滋彰物論薄其隘刻遇疾上表請罷改太子賓客竟不任朝謝貞元二十年卒時年六十五贈戶部尚書諡曰成又賜其家絹二百疋

史臣曰竇參朋黨不顧君上之誠斯爲悖矣齊映曲貢

希用甚謬而愛君涖事往往有長者之言滋邁家行修謹臨事可稱器雖齷齪無廢爲君子矣而損抗之比夫何足云遠汗台槐蓋時主之容易耳

贊曰物之同器貴於宏通寳阿齊佞偏詖斯同滋邁之行可以飾躬康濟烝民胡爲厥中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七

#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八　列傳百十八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父嶠官至洛州刺史浩少舉明經工草隸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云以文學爲張說所器重調授魯山主簿說薦爲

麗正殿校理（見喜雨五色鴝賦咨嗟曰後來之英也）三遷右拾遺仍爲校
理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奏在幕府改監察御史丁父憂
服除授京兆司録以母憂去職數年調授河南司録歷
河陽令以善政稱（東都留守王倕表署其府民有妄作符命者衆不爲疑浩獨按覈詰狀果詐爲之）
拜太子司議郎遷金部員外郎歷憲部郎中（爲嶺南選補使又領東都選）
安祿山反出爲襄陽太守本郡防禦使賜以
金紫之服肅宗即位召拜中書舍人時天下事殷詔令
多出於浩浩屬詞贍給又工楷隸肅宗悅其能加兼尚
書右丞（浩建言故事有司斷獄必刑部覆奏自李林甫楊國忠當國專作威福許有司就宰相府斷事尚書以下未省即署乖慎恤意請如故便詔可故詳斷復自此始）
元宗傳位詔冊皆浩

爲之參兩宮文翰寵遇罕與爲比除國子祭酒爲李輔國譖坐事貶廬州長史代宗徵拜中書舍人集賢殿學士尋遷工部侍郎會稽縣公嶺南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又爲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坐以妻弟冒選託侍郎薛邕注授京尉爲御史大夫李栖筠所彈帝怒黜邕欽州刺史坐貶明州別駕德宗即位徵拜彭王傅進郡公建中三年以疾卒年八十贈太子少師謚曰定初浩以文雅稱及授廣州典選部多積貨財又嬖其妾侯莫陳氏頗干政事爲時論所貶

趙涓冀州人也幼有文學天寶初舉進士補鄠城尉累

授監察御史右司員外郎河南副元帥王縉奏充判官授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遷給事中太常少卿出爲衢州刺史丞泰初涓爲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燒屋室數十間火發處與東宮稍近代宗深疑之涓爲巡使俾令即訊涓周歷壖囿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鞫明審頗盡事情旣奏代宗稱賞焉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涓之究理詳細及刺衢州年考旣深又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涓官德宗見其名謂宰臣曰豈非丞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拜尚書左丞旣至勞之曰卿正直朕所自知乃以讒閒不信也無何知吏部選歷從梁州興元元年

卒贈戸部尚書
子博宣登進士第文章俊拔性率多洒陳許節度使曲
環辟爲從事賓筵之間多所忽畧環不能容朝廷方討
淮蔡環誣奏博宣受吳少誠賂爲反間又妄說國家休
咎扇惑軍情時博宣權知舞陽縣事詔令環決杖四十
流於康州人皆以爲枉先是侍御史盧南史坐事貶信
州員外司馬至郡準例得廳吏一人每月請紙筆錢前
後五年計錢一千貫南史以官閒冗放吏歸納其紙筆
錢六十餘千刺史姚驥劾奏南史以爲贓又劾南史買
鉛燒黃丹德宗遣監察御史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澥

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使同往按鞫將行並召於延英謂之曰卿等必須詳審無令漏罪銜寃三人將退裴澥獨留奏曰臣按姚驥奏狀稱南史取廳吏紙筆錢計贓六十餘貫雖於公法有違量事且非巨蠧上曰此事亦未爲甚未知燒鉛何如澥曰燒鉛爲丹格令不禁準天寶十三載敕鉛銅錫不許私家買賣貨易蓋防私鑄錢本亦不言燒鉛爲丹南史違敕買鉛不得無罪伏以陛下自登寶位及天寶大厤以來未曾降三司使至江南今忽錄此小事令三司使往非唯損耗州縣亦恐遠處聞之各懷憂懼臣聞開元中張九齡爲五嶺按察使

有錄事參軍告齡非法朝廷止令大理評事往按大厯中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與轉運使判官劉長卿紛競仲孺奏長卿犯贓二十萬貫時止差監察御史苗伾就推令姚驥所奏事狀無多臣堪任此行卽請獨往恐不須三司並行爲使德宗欣然曰卿言是矣乃復召楚相正儀與澥俱坐謂之曰朕懵於理道處事未精適見裴澥所奏深協事宜亦不用三人總去但行首一人行可也卿等便宣付宰臣改敕德宗不務大體以察爲明皆此類也而博宣南史坐誣枉擯逐賴裴澥悟主南史不至深罪後得召還

劉太眞宣州人涉學善屬文少師事詞人蕭穎士天寶末舉進士大厯中爲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掌書記徵拜起居郞累歷臺閣（興元初爲河東宣慰賑給使）自中書舍人轉工部刑部二侍郞性怯懦詭隨及轉禮部侍郞掌貢舉宰執姻族方鎭子弟先收擢之又常敘少遊勳績擬之桓文大招物論貞元五年貶信州刺史到州尋卒太眞尤長於詩句每出一篇人皆諷誦德宗文思俊拔每有御製即命朝臣畢和貞元四年九月賜宴曲江亭帝爲詩序曰朕在位僅將十載實賴忠賢左右克致小康是以擇三令節錫茲宴賞俾大夫卿士得同歡洽也夫共其感

者同其休有其初者貴其終咨爾羣僚須朕不暇樂而
能節職思其憂咸若時則庶乎理矣因重陽之會聊示
所懷早衣對庭燎躬化勤意誠時此萬樞暇適與佳節
并曲池潔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氣澄臺殿秋光清
朝野慶年豐高會多歡聲永懷無荒誠良士同斯情因
詔曰卿等重陽會宴朕想歡洽欣慰良多情發於中因
製詩序令賜卿等一本可中書門下簡定文詞士三五
十人應制同用清字明日內於延英門進來宰臣李泌
等雖奉詔簡擇難於取捨由是百僚皆和上自考其詩
以太眞及李紓等四人爲上等鮑防于邵等四人爲次

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三人爲下等而李晟馬燧李泌三
宰相之詩不加考第初朱泚懷光之亂關輔薦饑貞元
三年已後仍歲豐稔人始復生人之樂德宗詔曰比者
卿士内外朝夕公務今方隅無事蒸民小康其正月晦
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擇勝地
追賞每節宰相常參官共錫錢五百貫翰林學士一百
貫左右神威神策軍等十軍各賜五百貫金吾英武威
遠及諸衛將軍共賜二百貫客省奏事共賜一百貫委
度支每節前五日支付永爲常制

李紓字仲舒禮部侍郎希言之子少有文學大曆末拜

祕書省校書郎大厤初吏部侍郎李季卿薦爲左補闕
累遷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尋自虢州刺史
徵拜禮部侍郎德宗居奉天擢爲同州刺史尋棄州詣
梁州行在拜兵部侍郎(高邑佾)反正兼知選事李懷光誅
河東節度及諸軍會河中詔往宣勞節度使還敷奏合
旨拜禮部侍郎紓通達善詼諧好接後進厚自奉養鮮
華輿馬以放達蘊藉稱雖爲大官而佚遊佐宴不嘗自
忘嘗議享武成王不當視文宣廟奏云準開元十九年
敕置齊太公廟以張良配太常卿及少卿丞充三獻官
又按開元禮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昭告於齊太公漢留

侯至上元年敕追贈太公爲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
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充獻官兼御署祝版伏以太公卽
周之太師張良卽漢之少傅聖朝列於祀典已極襃崇
今屆禮於至尊施敬於臣佐理或過當神何敢歆伏以
文宣垂教百代宗師五常三綱非其訓不明有國有家
非其制不立故孟軻稱生人已來一人而已由是正素
王之位加先聖之名樂用宮懸獻差太尉尊師崇道雅
合政經且太公述作止於六韜勳業形於一代豈宜擬
諸盛德均其殊禮其祝文請不進署敢昭告請改爲敬
祭於其昭告請改爲致祭於留侯其獻官請準舊式差

太常卿已下充詔百僚進議文武官上言互有異同詔曰帝德廣運乃武乃文文化武功皇王二柄祀禮教敬國章孔明自今宜上將軍已下充獻官餘如舒所奏舒又奉詔爲興元紀功述及郊廟樂章諸所論著甚衆卒於官年六十二貞元八年贈禮部尚書

邵說相州安陽人舉進士爲史思明判官歷事思明朝義常掌兵事朝義之敗說降於軍前郭子儀愛其才留於幕下累授長安令祕書少監大厤末上言大道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祿山思明之亂出入三紀多難漸平向之亂今將變而之治宜建徽號承天意而方謁郊廟大赦各士誠恐雲雨之施未普鬱結之氣未除願因此時修享獻款郊廟褒有德錄賢人與天下更始振災益壽之術也不聽

遷吏部侍郎德宗立擢吏部侍郎說因自陳家本儒先祖長白山人貞一以武后革命終身不肯仕先臣殿中侍御史項之逮事元宗臣十六而孤長育母于天寶中始仕會喪客河北安祿山亂喪紀當終臣不礪衰經又再朞懼終不免陰走洛魏慶緒遁保西城搜務儒者爲己用以兵追臣遂陷醜逆俄而史思明順附欲問道歸北闕下肅宗拜臣左金吾衛騎曹參軍許留思明所會烏承恩事路絕不得歸朝義之敗欲固守河陽臣知回紇利野戰陰勸其行以破賊計朝義已走臣西歸臣獻狀先帝詔翰林索臣所上言與王伷偕召先帝謂誠節自著故擢伷侍御史臣爲殿中侍御史使者宜旨制詔盡言其狀則疇昔本末先帝知之今又推以不次雖自天斷尚恐受謗與八傷陛下之明今吏員未乏而調者多益以功優準平格以判留人去者十七彼且鼓讒說以投疑於上此臣所大懼也因薦戶部郎中蕭定司農卿庚準自代不許太子詹事以才幹稱談者或以宰相許之金吾將軍裴儆謂諫議大夫柳載曰以鄙夫所度說得禍不久矣且說與史思明

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劇官掌兵柄亡軀犯順前後百戰於賊庭掠名家子女以爲婢僕者數十人剽盜寶貨不知紀極力屈然後降朝廷宥以不死獲齒班序無厚顏而又遑遑求財崇飾第宅附託貴倖以求大用不知愧懼而有得色其能久乎建中三年嚴郢得罪說與郢厚善勸朱泚抗疏申其寃說爲草其奏上知之貶說歸州刺史竟卒於貶所

于邵字相門其先家於代今爲京兆萬年人曾祖筠戸部尚書邵天寶末進士登科書判超絕授崇文館校書郎累歷使府入爲起居郎再遷比部郎中仍二十考第

於吏部以當稱無何出爲道州刺史未就道轉巴州時歲儉夷獠數千相聚山澤圍州掠衆邵勵州兵以拒之旬有二日遣使說喻盜邀邵面降邵儒服出城盜羅拜而降圍解節度使李抱玉以聞超遷梓州以疾不至遷兵部郎中西川節度使崔寧請留爲支度副使尋拜諫議大夫知制誥再遷禮部侍郎史館修撰爲三司使以撰上尊號冊賜階三品當時大詔令皆出於邵頃之與御史中丞袁高給事中蔣鎮雜理左丞薛邕詔獄邵以爲邕犯在赦前奏出之失旨貶桂州長史貞元初除原王傅後爲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睦八年出爲杭州

刺史以疾請告坐貶衢州別駕移江州別駕卒年八十一邵性孝悌內行修潔老而彌篤初樊澤嘗舉賢良方正邵一見之於京師曰將相之材也不十五年澤爲節將崔元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登甲科且曰不十五年當掌詔令竟如其言獨孤授舉博學宏詞吏部考爲乙第在中書覆升甲科人稱其當有集四十卷

崔元翰者名鵬以字行博陵人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擢明經甲科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詩易書春秋譔演範忘象渾天等論數十篇隱共北白鹿山之陽卒門人共謚曰貞文孝父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科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科三舉皆升甲第年巳五十餘李汧公鎮滑臺辟爲從事後北平王馬燧在太原聞其名致禮命之又爲燧府掌書記入朝爲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竇參輔政用爲知制誥詔令溫雅合於典謨然性太剛褊簡傲不能取容於時每發言論畧無阿徇忤執政意故掌誥二年而官不遷竟罷知制誥守比部郎中怨陸贄李充乃附裴延齡延齡表鉤校京兆妄費持吏甚急而充等自無過訖不能傳致以罪云元翰苦心文章時年七十餘好學不倦既介獨耿直故少交遊唯秉一操伏膺翰墨其對策及奏記碑誌師法班固蔡伯喈而致思精密爲時所擯終於散位

于公異者吳人登進士第文章精拔爲時所稱建中末爲李晟招討府掌書記興元元年收京城公異爲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肅淸宮禁祗奉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泣下不自勝左右爲之嗚咽旣而曰不知誰爲之或對曰于公異之詞也上稱善久之公異初應進士時與舉人陸贄不協至是贄爲翰林學士聞上稱與尤不悅時議者言公異少時不爲後母所容自遊宦成名不歸鄉里及貞元中陸贄爲宰相奏公異無素行黜之詔曰祠部員外郎于公異頃以才名升於省闥其少也爲父母之所不容宜其引慝在躬孝行不聞匿名

迹於畎畝候安否於門閭俾其親之過不彰庶其誠至
之必感安於棄斥遊學遠方忘其溫凊之戀竟至存亡
之隔爲人子者忍至是乎宜放歸田里俾自循省其舉
公異官尚書左丞盧邁宜奪俸兩月時中書舍人高郢
爲監察御史元敦義及覩公異譴逐懼爲所累乃上疏
首陳敦義虧於禮教詔嘉郢之知過俾敦義歸公異
竟名位不振轗軻而卒人士惜其才惡聲之稱焉
呂渭字君載河中人父延之越州刺史浙江東道節度
使渭舉進士累授婺州永康令大理評事浙西觀察使
李涵辟爲支使再遷殿中侍御史大曆末涵爲元陵副使渭以爲判官涵

自御史大夫改太子少傅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涵爲少傅恐乖朝典由是特授渭司門員外郎尋爲御史臺劾奏涵再任少卿此時都不言今爲少傅疑以散慢迺爲不可由是貶渭歙州司馬改涵檢校工部尚書兼光祿卿渭累授舒州刺史吏部員外郎駕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母憂罷服闋授太子右庶子禮部侍郎中書省有柳樹建中末枯死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後其樹再榮人謂之瑞柳渭試進士取瑞柳爲賦題上聞而嘉之帝聞不以爲善渭又結附裴延齡之子操舉進士文詞非工渭擢之登第爲正人嗤鄙因入閣遺失請託文記遂出爲

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在任三歲政甚煩碎貞元十六年卒年六十七贈陝州大都督子溫恭儉讓

溫字化光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質治春秋梁肅爲文章貞元末登進士第與翰林學士韋執誼善順宗在東宮侍書王叔文勸太子招納時之英俊以自輔溫與執誼尤爲叔文所昵起家再命拜左拾遺二十年冬副工部侍郎張薦爲入吐蕃使行至鳳翔轉侍御史賜緋袍牙笏明年德宗晏駕順宗即位張薦卒於青海吐蕃以中國喪禍留溫經年時王叔文用事故與溫同遊東宮者皆不次任用溫在蕃

中悲歎久之元和元年使還轉戶部員外郎時柳宗元等九人坐叔文貶逐唯溫以奉使免溫天才俊拔文采贍逸爲時流柳宗元劉禹錫所稱然性多險詐好奇近利與竇羣羊士諤趣向相狎羣爲韋夏卿所薦自處士不數年至御史中丞李吉甫尤奇待之三年吉甫爲中官所惡將出鎮揚州溫欲乘其有間傾之溫自司封員外郎轉刑部郎中竇羣請爲知雜士諤爲御史吉甫持之久不報溫等怒吉甫以疾在第召醫人陳登診視夜宿於安邑里第溫伺知之詰旦令吏捕登鞫問之又奏劾吉甫交通術士憲宗異之召登面訊其事皆虛將悉誅羣等吉甫苦救乃免乃貶羣

爲湖南觀察使羊士諤資州刺史溫均州刺史朝議以所責太輕羣再貶黔南溫貶道州刺史五年轉衡州秩滿歸京不得意發疾卒（年四十）溫文體富贍有邱明班固之風所著凌煙閣功臣銘張始興畫贊移博士書頗爲文士所賞有文集十卷恭儉皆至侍御史（恭字恭叔尚氣節喜縱橫孫吳爲山南西道府掌書記進殿中侍御史終嶺南判官）讓至太子右庶子皆有美才自後吉甫再入中書長慶已後李德裕黨盛呂氏諸子無至達官者

鄭雲逵滎陽人（父邱爲鄖城尉州刺史移職民之桀驁者逵道留邱誅殺六七人採訪使奇之吉狀擢北海尉安祿山反縣民孫俊毆市人以應邱率衆擊殺之改登州司馬李光弼表爲武寧府判官遷浙

州刺史諭降賊李浩五千人終滁州刺史大厤初舉進士性果毅敢言客遊兩河以畫干於朱泚泚悅乃表爲節度掌書記檢校祠部員外郎仍以弟滔女妻之泚將入覲先令雲遠入奏及泚至京以事怒雲遠奏貶莫州新書平州參軍滔代泚後請爲判官滔助田悅爲逆雲遠諭之不從遂棄妻子馳歸長安帝嘉其來留於客省超拜諫議大夫奉天之難雲遠奔赴行在李晟以爲行軍司馬戎畧多以咨之歷祕書少監給事中尋拜大理卿遷刑部兵部二侍郎遷御史中丞充順宗山陵橋道置頓使雲遠初爲朱泚判官常忤同幕蔡庭玉庭玉白泚黜爲莫州錄事參軍滔

復奏爲判官因深構庭玉於滔滔爲泚留後事有請於泚庭玉又輒褒之又有判官朱體微亦蒙泚親信與庭玉常從容言於泚曰滔非長者不可付以兵權滔竊知之後滔南討有功雲逵數激怒之滔乃抗表論庭玉等離間骨肉及滔叛帝乃召泚以表示之故歸罪於庭玉等以悅滔滔亦終叛三年雲逵奏其弟前太僕丞方逵受性兇悖不知君親衆惡備身訓教莫及結聚兇黨江中劫人臣亡父先臣耶杖至一百終不能懲張延賞任揚州日亦會犯廷賞法決殺復蘇至於常言皆呼臣亡父先臣名親戚所知無可教語昨聞於邠寧慶等州干

謁節度及州縣乞丐今見在武功縣南西戎俯近恐有異謀若不冒死奏聞必恐覆臣家族詔令京兆府錮身遞送黔州付李模於僻遠州驅使勿許東西雲逵元和元年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歲中改京兆尹五年五月卒

李益肅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進士第長爲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爲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爲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爲屏障迴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爲歌詞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而有散灰扃戸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妒癡爲李益疾以是久之不

調而流輩皆居顯位益不得意北遊河朔幽州劉濟辟爲從事（進爲營田副使）常與濟詩而有不上望京樓之句憲宗雅聞其名自河北召還用爲祕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地多所淩忽爲衆不容諫官舉其幽州詩句降居散秩俄復用爲祕書監遷太子賓客集賢學士判院事轉右散騎常侍大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以辨云）

李賀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日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爲詩如他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

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爲之作諱辨賀竟不就試手筆敏捷尤長於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髣髴者其樂府詞數十篇至於雲韶樂工無不諷誦補太常寺協律郎卒時年二十四新書二十七與游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每譔著時爲所取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史臣曰文學之士代不乏才永泰貞元之間如徐浩趙涓諸公可謂一時之秀也然太眞以畏懦聞邵說以僭侈失于公吳呂渭李益皆有徽纍故知全其德者罕矣

贊曰名以才顯才兼德尊徐趙劉李厥聲遠聞邵于呂

鄭其名久存半乏之全德愧於後人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八

#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九　　列傳八十九

趙憬　韋倫

賈耽　姜公輔

趙憬字退翁天水隴西人也總章中吏部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仁本之曾孫祖誼歷左司郎中父道先洪州錄事參軍憬少好學志行修潔不求聞達寶應中元宗肅宗梓宮未祔有司議山陵制度時西蕃入寇天下飢饉憬以褐衣上疏宜遵儉制時人稱之後連爲州從事試江夏尉累遷監察御史隨牒藩府歷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居母憂哀毀幾絶服除建中初擢授水部員外郎

末拜會湖南觀察使李承請爲副使檢校工部郎中充職歲餘承卒遂知留後事尋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仍賜金紫居二歲受代歸京師闔門靜居不與人交久之特召對於別殿憬多學問有辭辨敷奏稱旨上悅拜給事中貞元四年迴紇請結和親詔以咸安公主降迴紇命檢校右僕射關播充使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爲副前後使迴紇者多私齎繒絮蕃中市馬迴以規利憬一無所市人歎美之使還遷尚書左丞綱轄省務清勤奉職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殿最憬自言薦果州刺史朱証以貪敗請降考校考使劉滋謂憬仰謝過更以考升竇參爲宰相請出爲同州刺史上不

從八年四月竇參罷黜憬與陸贄並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憬深於理道常言爲政之本在於選賢能務節儉薄賦歛寬刑罰對揚之際必以此爲言乃獻審官六議曰臣謬登宰府四年於玆恭承德音未嘗不以求賢爲切至於延薦職在愚臣雖當代天之工且乏知人之鑒漸積歲月負於聖明無裨王猷有妨賢路況多疾恙兼慮闕遺頃奉表章備陳肝膈陛下以臣性拙直身病可矜不棄孱微尚加委任自此思省報効尤難莫副堯舜之心空懷尸素之懼伏惟陛下法象應期聖神廣運雲行雨施皆發自然訓誥典謨悉經睿覽臣所

以不敢援引古昔上煩天聰且以用人之要願伸鄙見復忝稽顙丹陛仰對宸嚴謦訥易窮處數難辨理詳則塵瀆煩甚言略則利害未宣若默以求容苟而竊位縱天地之仁幸免而中外之責何逃非陛下用臣之意也其所欲言者皆陛下聖慮之內臣以頂戴恩造不知所爲身被風毒漸覺沈痼是以勤勤懇懇切於愚誠也臣聞貞觀開元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今臣酌前代之損益體當時之通變謹獻審官六議伏惟開宴特賜省覽其大指議相臣則曰宜博採衆賢用爲輔弼今中外知其賢者伏願陛下用之議其能者任

之求其全材恐不可得議進用庶官則曰異同之論是非難辨由考課難於實效好惡雜於衆聲所以訪之彌多得之彌少選士古今爲難拔十得五賢愚猶半陛下謂臣曰何必五也十得二三斯可矣聖主思賢至是而宰臣不能進之臣之罪也進賢在於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棄其小瑕隨其所能試之以事用人之大綱也議京諸司闕官則曰當今要官多闕閒官十無一二文武任用資序遞遷要官本以才行閒官多由恩澤朝廷或將任多擬要官則人少闕多閒官則人多闕少明當選拔者轉少在優容者轉多宜補闕員務育才用大厦永

固是棟梁榱桷之全也聖朝致理亦庶官羣吏之能也議中外考課官則曰漢以數易長吏謂之弊政其有能理者輒增秩賜金或八九年十餘年乃入爲九卿或遷三輔功績茂異遂至丞相其間不隔數官今陛下內選庶僚外委州府課績高者不次超升致理之法無踰於此臣愚以爲黜陟且立年限若所居要重未當遷移就加爵秩其餘進退令知褒貶之必應遲速之有常如課績在中年考及限與之平轉中外迭處歷試其能使無苟且之心又無滯淹之慮議舉遺滯則曰官司旣廣必委宰輔以舉之宰輔不能徧知又詢于庶官庶官不能

徧知又訪於衆人衆聲嚣然互有臧否十人舉之未信一人毀之可疑迨至于今茲弊未改其所以然者非盡爲愛憎也苦於不審實而承聲言之大凡常人之心以稱人之善爲清以攻人之過爲直苟有除授多生横議由是宰臣每將薦用亦自重難日往月來未副聖意宜須採聽時論以所舉多者先用必非大故皆不棄之議擢用諸使府僚屬則曰諸使辟吏各自精求務於得人將重府望既經試效能否可知擢其賢能置之朝列或曰外使須才固不可奪臣知必不然也屬者使府賓介每有登朝本使殊以爲榮自喜知人且明公選大凡才

能之士名位未達多在方鎮日月在上誰不知之思登
闕庭如望霄漢宜須博採無宜久滯上優詔答之時吏
部侍郎杜黃裳爲中官讒譖及他過犯御史中丞穆贊
京兆少尹韋武萬年縣令李宣長安令盧雲皆爲裴延
齡構陷將加斥逐憬保護救解之故多從輕貶初憬廉
察湖南令狐峘崔微並爲巡屬刺史峘嘗歷中書舍人
禮部侍郎微久在朝列所爲或虧法令憬每以正道制
之峘微密遣人數憬罪狀毀之於朝及憬爲相拔微自
大理卿爲尚書右丞峘先貶官爲別駕又擢爲吉州刺
史時人多之憬與陸贄同知政事贄恃久在禁庭特承

恩顧以國政爲已任綫周歲轉憬爲門下侍郎憬由是深銜之數以目病請告不甚當政事因是不相協裴延齡姦詐恣睢滿朝側目憬初與贄約於上前論之及延英奏對贄極言延齡姦邪誑誕之狀不可任用德宗不悅形於顏色憬默然無言由是罷贄平章事而憬當國矣時宰相賈耽盧邁與憬三人十二年春正月耽邁皆有假故憬獨對於延英上問曰近日起居注記何事憬對曰古者左史記言人君動止有實言隨即記錄起居注是也國朝永徽中起居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記注唯編制敕更無他事所以長壽中姚

壽知政事以爲親承德音謨訓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以得書壽請宰相一人記錄所論軍國政事謂之時政記每月送史館旣而時政記又廢上曰君舉必書義存勸誡旣嘗有時政記宰臣宜依故事爲之無何憬卒時政記亦不行憬特承恩顧性清儉雖爲宰輔居第僕使類貧士大夫之家所得俸入先置私廟而竟不立第舍田産其年八月遇暴疾信宿而卒時年六十一子元亮進憬遺表草曰臣叨荷聖慈竊塵台鼎年序頗久績用無聞負乘之敗已彰覆餗之咎俄及而天與之疾福過生災自今日卯時以來稍加困重針灸不及藥餌

冥施奄然遊魂終當就木冥冥殘喘豈忍辭天號呼涕零側息心斷皮風結草誓報深恩雖死猶生豈孤素願無任感恩嗚咽痛恨之至德宗尤悼惜之廢朝三日冊贈太子太傅諡曰貞獻賻布五百端米粟四百石令鴻臚卿王權充冊弔使元亮官至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卒次子全亮官至侍御史桂管防禦判官元亮兄宣亮弟承亮皆以門蔭授官

韋倫開元天寶中朔方節度使光乘之子少以蔭累授藍田縣尉以吏事勤恪楊國忠署爲鑄錢內作使判官國忠恃權寵又邀名稱多徵諸州縣農人令鑄錢農夫

旣非本色工匠被所由抑令就役多遭箠罰人不聊生倫自國忠曰鑄錢須得本色人今抑百姓農人爲之尤費力無功人且興謗請厚懸市估價募工曉者爲之由是役使減少而益鑄錢之數天寶末宮內土木之功無虛日內作人使因緣爲姦倫乃躬親閱視省費減倍改大理評事會安祿山反車駕幸蜀拜倫監察御史劍南節度行軍司馬兼充置頓使判官尋改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時內官禁軍相次到蜀所在侵暴號爲難理倫淸儉率身以化之蜀川咸賴其理竟遭中官毀譖貶衡州司戶屬東都河南並陷賊漕運路絕度支使第五琦

薦倫有理能拜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會襄州裨將康楚元張嘉延聚衆爲叛兇黨萬餘人自稱東楚義王襄州刺史王政棄城遁走嘉延又南襲破江陵漢沔饋運阻絶朝廷旰食倫乃調發兵甲馳鄧州界兇黨有來降者必厚加接待數日後楚元衆頗怠倫進軍擊之生擒楚元以獻餘衆悉走散收租庸錢物僅二百萬貫並不失墜荆襄二州平詔除崔光遠爲襄州節度使徵倫爲衛尉卿旬日又以本官兼寧州刺史招討處置等使尋又兼隴州刺史乾元三年襄州大將張瑾殺節度使史翽作亂乃以倫爲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

東道襄鄧等十州節度使時李輔國秉權用事節將除拜皆出其門倫既為朝廷公用又不私謁輔國倫受命未行改秦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時吐蕃党項歲歲入寇邊將奔命不暇倫至秦州屢與虜戰兵寡無援頻致敗衂連貶巴州長史思州務川縣尉代宗即位起為忠州刺史歷台饒二州以中官呂太一於嶺南矯詔募兵為亂乃以倫為韶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韶連郴三州都團練使（案新書方鎮表上元二年廢韶連郴三州團練使是代宗未即位之前此官已廢倫何以拜郴未詳）竟遭太一用賂反間貶信州司馬虔州司戶隋州司戶隋州司馬遇赦旅寓於洪州十數年德宗

郎位還甚使絶域者徵倫拜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持節充通和吐蕃使倫至蕃中初宣諭皇恩次述國威德遠振蕃人大悅贊普入獻方物使還遷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再入吐蕃奉使稱旨西蕃敬服朝廷得失數上疏言之又爲宰相盧杞所惡改太子少保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涇師之亂駕幸奉天及盧杞白志貞趙贊等貶官關播罷相爲刑部尚書倫於朝堂嗚咽而言曰宰相不能弼諧啓沃使天下一至於此仍爲尚書天下何由致理聞者敬憚之從駕梁州還京又欲擢用盧杞爲荆州刺史倫又上表切言不可深爲忠正

之上所稱歎以年踰七十表請休官改太子少師致仕封鄧國公時李楚琳以僕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書兼少府監倫上言曰楚琳兇逆忠誠蕃戎醜類不合廁列清班又表請置義倉以防水旱擇賢良任帝左右又言吐蕃必無信約事須防備不可輕易上每善遇之倫居家孝友撫弟姪以慈愛稱貞元十四年十二月卒時年八十三贈揚州都督諡曰肅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以兩經登第調授貝州臨清縣尉上疏論時政授絳州正平新書太平尉從事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署爲支度判官檢校膳部員外郎太原少尹北都副留守又

檢校禮部郎中節度副使改汾州刺史在郡七年政績茂異入爲鴻臚卿時左右威遠營隷鴻臚躭仍領其使大厤十四年十一月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崇義反東道進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十一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山南東道節度使德宗移幸梁州興元元年二月躭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於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諸將有急牒至言澤代躭爲節度使而召躭爲工部尚書躭得牒內懷中宴飲不改容及散召澤以詔授之曰詔以行軍爲節度使躭今即上路因告將吏使謁澤牙將張獻甫曰天子巡幸山

南尙書使行軍奉表起居而行軍敢自圖節鉞潛奪尙書土地此可謂事人不忠軍中皆不伏請殺樊澤鈗曰公是何言歟天子有命卽爲節度使矣鈗令赴行在便與公偕行卽日離鎭以獻甫自隨軍中乃安尋以本官爲東都留守東畿汝防禦使故事居守不出城以鈗善射優詔許獵近郊貞元二年改檢校右僕射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是時淄青節度使李納雖去僞王號外奉朝旨而心常蓄併吞之謀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歸路由滑州大將請城外館之鈗曰與人鄰道奈何野處其兵命館之城內淄青將士皆心服之鈗善射好獵每出畋不過百騎往

往獄於李納之境納聞之大喜心畏其度量不敢異圖九年徵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耽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自吐蕃陷隴右積年國家守於內地舊時鎮戍不可復知耽乃畫隴右山南圖兼黃河經界遠近聚其說爲書十卷表獻曰臣聞楚左史倚相能讀九丘晉司空裴秀創爲六體九丘乃成賦之古經六體則爲圖之新意臣雖愚昧夙嘗師範累蒙拔擢遂忝台司雖歷踐職任誠多曠闕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圖外薄四海

內別九州必藉精詳乃可摹寫見更續集續冀畢功然
而隴右一隅久淪蕃寇職方失其圖記境土難以區分
輒扣課虛微採掇輿議畫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
一軸伏以洮湟舊墟連接監牧甘涼右地控帶朔陲岐
路之偵候交通軍鎮之備禦衝要莫不匠意就實依稀
像真知聖恩遺將護邊新書授律則靈慶之設險在目
原會之封略可知諸州諸軍須論里數人額諸山諸水
須言首尾源流圖上不可備書憑據必資記注謹撰別
錄六卷又黃河爲四瀆之宗西戎乃羣羌之帥並研
尋史牒翦棄浮詞諮所聞知編爲四卷通錄都成十卷

文義鄙朴伏增慙悚德宗覽之稱善賜廄馬一匹錦綵
百匹銀餅盤各一至十七年又譔成海內華夷圖及古
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曰臣聞地以博厚
載物萬國棊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綿錯中夏則五服
九州殊俗則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母邱出
師東銘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條支奄蔡乃大澤無涯罽
賓則懸度作險或道里迴遠或名號改移古來通儒鮮
徧詳究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
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比鄰異蕃之習俗梯山獻琛
之路乘船來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闤闠

之行賈戎貊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掇其要閭閻之瑣
語風謠之小說亦收其是而芟其僞然殷周以降封畧
益明承厤數者八家渾區宇者五姓聲教所及惟唐爲
大秦皇罷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却地開邊鄣塞
限於雞鹿東漢則哀牢請吏西晉則裨離結轍隋室列
四郡於卑和海西創三州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因而
棄之高祖神堯皇帝誕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繼明重
熙柔遠能邇踰大磧通道北至仙娥於骨利幹置元闕
州高宗嗣守丕績克廣前烈遣單車齎詔西越葱山於
波剌斯立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失舊物睿宗含

先天之量惟新永圖元宗以大孝淸內以無爲理外大宛騏驎歲充內廐與貳師之窮兵黷武豈同年哉肅宗埽平氛祲潤澤生人代宗剗除殘孽彝倫攸敘伏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姿當太平之運敦信明義履信包元惠養黎蒸懷柔遐裔故瀘南貢麗水之金漠北獻余吾之馬元化洋溢率土霑濡臣幼切磋於師友長趨侍於軒墀自揣孱愚叨榮非據鴻私莫答夙夜兢惶去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鎭東洛東都閒以衆務不遂專門績用尚虧憂媿彌切近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聞見叢於丹靑謹令工人畫海

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袵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縞分百郡於作繢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爲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敘其盛衰前地理書以黔州屬酉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爲安息今則改入康居凡諸疎舛悉從釐正隴西十地播棄於不初之中遼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曹公棄陘北晉氏遷江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致堙毀舊史撰錄十得二三今書捜補所獲太半周禮職方以淄時爲

幽州之浸以華山為荊河之鎮既有乖於禹貢又不出於淹中多聞闕疑詎致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臣學謝小成才非博物伏波之聚米開示衆軍鄧侯之圖書方知阨塞企慕前哲嘗所寄心輒罄庸陋多慙紕繆優詔答之賜錦綵二百疋袍段六錦帳二銀鉼盤各一銀榼二馬一匹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為十道在景雲為按察開元為採訪廢置升降備焉進封魏國公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之軍中則下有背向人固不安帝然之不用也順宗即位檢校司空守左僕射知政事如故時王叔文用事政出羣小躭惡其亂政屢移病乞骸不許躭性長者不喜臧否人物

自居相位凡十三年雖不能以安危大計啓沃於人主而常以檢身厲行以律人每自朝歸第接對賓客終日無倦至於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古之淳德君子何以加焉永貞元年十月卒時年七十六廢朝四日册贈太傅謚曰元靖

姜公輔不知何許人（愛州日南人）登進士第爲校書郎應制策科高等授左（新書右）拾遺召入翰林爲學士歲滿當改官公輔上書以母老家貧以府掾俸給稍優乃求兼京兆府戶曹參軍特承恩顧才高有器識每對見言事德宗多從之建中四年十月涇師犯闕德宗蒼黃自苑北

便門出幸公輔馬前諫曰朱泚嘗爲涇原帥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奪兵權泚嘗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鑾駕忽羣兇立之必貽國患臣頃曾陳奏陛下苟不能坦懷待之則殺之養獸自貽其患悔且無益初朱滔助田悅也以密裹書間道遺泚太原馬燧獲之泚不知也召還京師公輔諫之德宗曰已無及矣從幸至奉天帝既行欲駐鳳翔倚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然文吏也所領皆朱泚部曲漁陽突騎泚若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也帝亦記桑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鎰帝在奉天有言泚反者請爲守備盧杞曰泚忠正篤實奈何言其叛傷大臣心請百口保之帝知羣臣多勸泚奉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爲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內諸軍泚兵果至如所言拜諫議大夫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從幸山南車駕至城固縣唐安公主薨上之長女昭德皇后所生性聰敏仁孝上所鍾愛初詔尚韋宥未克禮會而遇播遷及薨上悲悼尤甚詔所司厚其葬禮公輔諫曰非久克復京城公主必須歸葬今於行路且宜儉薄以濟軍士德宗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夭亡不欲於此爲塋壠宜令造一磚塔安置其爲功費甚微不合關宰相論列姜公輔忽進表章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比擢拔爲腹心乃負朕如此贄對曰公輔官是諫議職居宰衡獻替固其職分夫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所也陛

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但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帝又曰卿未會朕意朕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已欲罷免後以公輔辭退朕已面許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至山南公輔知朕擬改官所以因論造塔賣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惆悵者只緣如此贄又再三救護帝怒不已乃罷爲左庶子尋丁母憂服闋授右庶子久之不遷洎陸贄知政事以右翰林之舊數告贄求官贄密謂公輔曰予嘗見郴州竇相言爲公奏擬數矣上旨不

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恐懼上疏乞罷官爲道士久之未
報後又庭奏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洩贄便以參言爲
對帝怒貶公輔爲泉州別駕又遣中使齎詔責贄參順
宗卽位起爲吉州刺史尋卒憲宗朝贈禮部尚書
史臣曰賈魏公以溫克長者致位丞相拒猷甫之請畋
李納之郊則器畧可知矣韋鄖公慷慨節義困於讒邪
命矣夫趙丞相區分檢裁求爲雅士以爭權而陷墜贄
則前時以德報怨其可信乎公輔一言悟主驟及台司
一言不合禮遽疎薄則加滕墜泉之間君道可知矣
贊曰元靖訏謨眞謂純儒手調鼎飪心運地圖姜踐趙

險並躍天衢哀哉韋公終困讒夫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九